

钟楼街史话之

# 唐宋古刹遗竹帛

## 2 “表敕开化禅林”追古 (上)

王继祖 王琛

太原城中的开化寺，虽然旧迹所存无多，但一直都有遗存，零零星星，并不见少。彻彻底底的匿迹销声、踪迹全无，并不是十分久远的事。记得，在上世纪80年代末叶，当年的南城区，现在的迎泽区，对开化市及周边地方大拆改造，重建于清初康熙年间的开化寺，遗存的元代乐楼，包括民国初年所建的似乎与开明照相馆式样相近的两座两层洋式楼，也统统被拆掉了。至于民国元年辟建的共和市场，民国九年改建的中部商铺、前部饭铺和东夹道的明清老民宅，均无一幸免。

### 开化寺始创于五代后唐

开化寺，毕竟是宋之前唐明镇上的一座大丛林。早在潘美以唐明镇为依托新筑太原宋城时，就已经在古镇落户多年了。后来，北汉灭亡，北汉都“太原三城”毁之一炬，潘美筑新城，新城中所建之寿宁寺，从创建时间上说，也要比古刹开化寺逊色许多了。宋初太原城建成，开化寺被围入城中，与同时圈入城中的道院元通观南北并峙，相隔百余丈，成为和“子城”河东军相依为命的三座宋太原城创建之前的地标性建筑。

说开化寺创建于宋代之前的五代后唐，这绝不是杜撰，而是有碑记之载为证。收录于清初的康熙本《阳曲县志·卷十四》中有《重修开化寺补鑄藏经记》之碑文，此碑文所载：“晋省开化寺，贮有《大藏》，寺之开创五代唐，宋莫稽所自。”原意是，山西行省太原的开化古寺，收藏有《大藏经》，是明代皇家刻本，至为珍贵。这个开化寺开创于五代后唐，宋朝时已经考稽不清其原委，更别说金元了。

碑文接着说：“一重修于天顺丁丑，再重修于嘉靖戊子，迄今将近百四十年。”

古老的开化寺初建于五代之后唐。后唐国祚从唐哀帝天祐四年(907)亡，晋王李克用延续唐祚，续用天祐年号，到后唐末帝清泰三年(936)亡，一共29年。开化寺的创建年代，就在公元907~936这29年间。迄民国二十年

废寺辟为市场，已是历经五代之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、北汉及宋、金、元、明、清、民国等1000余年。过往有关开化寺的史料、书籍、文章，在说及开化寺的创建年代时，多是“创建年代，已不可考”。读此碑文，结合其他史料，终于得知其真相原委，是另一回事。太原市的开化寺，不包括其后来转化为商市的百余年历史，仅仅是以释家寺院的功用就存在了十个世纪，十余年，如果能保留下一爿原迹，哪怕是后来重修的遗迹，也可属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了。

依《太原史话》讲，开化寺创建年代虽已不可考，但在其年长日久的沿革中，宋绍圣年间(1094~1097)曾有过重修，并更名为“汉封寺”。元大德年间(1297~1307)改称“延寿寺”，明正德年间(1506~1521)晋王朱樉的孙子朱美坚曾给予重修。郝树侯先生的这一段陈述，虽属一家之言，又没有注明出处，但因该书影响很大，几乎成为太原人的一种共识。现依清初康熙朝太原府阳曲县人、当朝之拔贡崔嗣达所撰之《重修开化寺补鑄藏经记》(下简称《藏经记》)所载：从五代后唐开化寺创建之后，“宋莫稽所自”，所以宋、金、元三代没有重修的记载。一直到明英宗朱祁镇的“天顺丁丑”，即天顺元年

(1457)，才给予“一重修”，之后“再重修于嘉靖戊子”即嘉靖七年(1528)。到他作这个碑记时，已经又“将近百四十年”没有修葺了。

崔嗣达之《藏经记》遗漏了开化寺在明初曾经有一次新建“表敕开化禅林”牌楼的大事。道光《阳曲县志》“城内寺庙”中有载：“晋广昌安僖王碑母疾于此(开化寺)，表敕开化禅林，发帑金命中贵安澄修。”晋广昌安僖王是什么人？和晋王朱樉是什么关系？明洪武皇帝朱元璋的三儿子晋王朱樉，共有七个儿子，其七儿子叫朱济熵，永乐初年被封为广昌王，习称“七王爷”。今缉虎营街，当时叫做“广昌王府街”，因他的府名而得街名，后转传为“七府街”，乃因为广昌王府，也称为“七府”。朱樉的这个儿子长于行武，带校卫军驻扎于广昌王府东，于是，街名又变为“七府营”“缉虎营”。所谓在此街晋王诸子被虎追袭并打死老虎，而得街名为“缉虎营”之说，纯属戏言。在太原的历史上，从来也没有老虎出没的记载和传闻。尤其是明代，何曾有过“猛虎进城”之说。大概是因为“府”“虎”音近的望文生义吧。当然还有一种可能，古人把强健尚武男儿称为“虎”，是一种文化现象，朱樉七子尚武，称为“七虎”，得街名，也可说得通。

广昌王一生只有一子，名曰朱美坚，广昌王死后，朱美坚袭爵位，封安僖王，依明代封王规矩，安僖王是第二代广昌王，所以称爵需全称为广昌安僖王。朱美坚袭爵广昌安僖王后，母亲或许是因夫早亡而体弱多病。他为祈祷母疾，而求愿于开化寺。母亲身体康复后，广昌安僖王还愿而发给开化寺帑金，即国家调拨之银钱，“命中贵安澄”来办理，在开化寺山门树起四柱三门牌坊，上镌“表敕开化禅林”。过往人们多把“表敕”“敕建”作为皇帝钦命，其实不然，用国家调拨的钱，自上而下专用为建资的建筑物，都可用“敕建”“表敕”之辞。所谓“表敕”者，表示给予的一种敬重和尊崇。如果要硬往皇家身上连，也能说得通，晋王和诸郡王都是皇家骨血。

而且明朝封爵制规定，藩王享有皇家的尊贵，仅低于皇帝，需百官敬崇，王府费用从来都是国家俸金，晋王朱樉之孙广昌安僖王朱美坚用皇家“敕辞”，建开化寺大牌楼，上镌“表敕开化禅林”名正而言顺。

还需要说明一点的是，安僖王“命中贵安澄修”，“中贵安澄”是什么意思？“中贵”的全称是“中贵人”，乃指皇家帝王宠幸的近臣，专指阉人一类。“安澄”是人名。

道光县志还说：“万历间，僧元祥建砖塔于寺院，勒石曰‘雁塔题名’，自是科名鼎盛，缘事毁。或曰塔关文风，宜复旧观。”因什么事而毁掉了开化寺砖塔？道光县志没有细说。其实，康熙志中所载的崔拔贡之《藏经记》早已讲明：“寺旧有浮图，于霄映月，四望无际，夜静风来，铃韵凄清，触人幽梦。无何，为里人厌。众登临且谓，闻阎萧索，风气所关，因之撤毁。”真是俚俗陋，足见一斑。《藏经记》还说“(此塔)当时又额曰‘雁塔题名’，盖效曲江之遗。今兹不睹，已五十余年”。这段载之于碑的史料，则是崔拔贡的感慨，他感叹曰：开化寺建塔，本是仿效长安古都、曲江之畔大雁塔之古韵，但当时太原城中土风浇漓，对开化寺所建之砖塔颇有微词，或嫌“铃韵凄清，触人幽梦”，或嫌“登临且谓，闻阎萧索”，终于在“为里人厌”的舆论中，在“风气所关”的中伤中，被人为地拆毁了。联想到钟楼街上的“钟楼之殇”，开化寺“雁塔题名”的“雁塔之殇”，难道这就是谶语之“宿命”？

其实，亦有史乘载，开化寺砖塔初建之后，“本城甲科鼎盛，父子多徙登大位”(康熙《阳曲县志·省城文运》)。“好事者率意拆毁，历八科，得甲止两人”(同上)。又有传言，亦有载记，“科名不振，仕官鲜色”，乃因“胥塔之由，几欲再起”。但是，清谈归清谈，举事则无人，一直到“闻变之惨，僧众逃徙，乡曲离散”，再无人问津。

